



Zazie dans le métro
Raymond Queneau

地铁姑娘扎姬

〔法国〕

雷蒙·格诺 著

陶晓峰 朱福林 译

Zazie dans le métro Raymond Queneau

地铁姑娘扎姬



[法国] 雷蒙·格诺 著 陶晓峰 朱福林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铁姑娘扎姬/(法)格诺著;陶晓峰,朱福林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21-5757-0

I. ①地… II. ①格… ②陶… ③朱… III. ①长篇小说—
法国—现代 IV. ①I56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6396 号

Zazie dans le métro

Raymond Queneau

Copyright ©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59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5-387

总策划:黄育海 陈征

责任编辑:秦静

策划编辑:何家炜

封面绘图: yangmwahaha

封面设计:汪佳诗

地铁姑娘扎姬

〔法国〕雷蒙·格诺 著

陶晓峰 朱福林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发行所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6.75 字数 120,000 插页 2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757-0/I·4589 定价:28.00元

第一章

“这些人怎么这么臭！”加布里埃尔由厌恶而暗自寻思，“他们从不洗澡，简直少有！报纸上说，巴黎只有不到百分之十一的家庭有浴室，这没什么奇怪，但没有浴室不照样可以洗澡嘛！周围的这些人，不应该连洗澡都犯难。再说，这些人总不会是从巴黎最脏的人中挑选出来的吧！没有理由嘛！他们只是偶然碰在一起罢了。总不能说，在奥斯代利兹火车站接人的人比在里昂火车站的要臭吧！这不可能，没有道理。可是，还真是臭！”

加布里埃尔从袖口里抽出一块装饰用的淡紫色丝绢，捂住了鼻子。

“什么东西那么呛人?！”一个老太太尖声嚷道。

她说这句话时没有想到自己，她并不自私，她想说那位先生的香水味。

“是这个，老太婆！”加布里埃尔立即反驳道：“这是巴尔布兹，在菲奥尔百货大楼买的香水。”

“你不该用它把大家都熏臭了！”这个自命不凡、庸俗可笑的妇人继续说道，她深信自己有这个权利。

“老太婆，要是我没有听错的话，你以为你的天然香味比玫瑰花还要香，那就错了！老太婆，你错了！”

“你听听!”老太太对身旁的一个矮个子男人说道,后者大概是她的合法老公,“你听这头大笨猪对我多没礼貌?”

矮子审视了一下加布里埃尔的块头,心里想道:这是条彪形大汉,但彪形大汉往往都好对付,他们绝不敢使用武力,都是胆小鬼。于是,他假充着好汉大声斥道:

“喂!大猩猩,你放什么屁?!”

加布里埃尔叹了口气,心想,又一个想动武的。这种暴力行为让他恶心。自从有人类以来,这种行为从来没有停止过。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尽管招惹人的总是弱者,反正这不是他加布里埃尔的错!不过,他还想给那个矮子一个机会:

“再重复一遍看看!”

大汉的反击使矮子有点吃惊。他仔细斟酌了好一会儿,答道:

“重复一遍什么啊?”

矮子对自己的回答自我感觉不错。只是,那位膀大腰圆的老太婆仍然不依不饶:她弯下腰,怪腔怪调地说了五个字:

“你刚才说的!”

矮子开始感到害怕。对他来说,已到了关键时刻,是到了用语言来编织盾牌的时候了。但是,他苦苦想出的第一句话犹如亚历山大体诗中的一行,仅仅十二个字:

“首先,我不许您,用你称呼我。”

“胆小鬼！”加布里埃尔简言斥道。

他举起手臂，像要扇他的耳光。矮子哪里再敢斗嘴，干脆自己先在众人的大腿之间，向地上倒了下去。他真想痛哭一场。幸亏此时火车进了站，一下子改变了气氛。浑身熏足了异味的人群，纷纷把目光对准了到站的人们，看着他们排起了长队，鱼贯而行。其中，生意人踏着碎步，匆匆走在头里。他们夹着公文包——这是他们的全部行李，活脱一副比谁都懂得旅行的样子。

加布里埃尔看着远处；她们，她们肯定在后面。女人嘛，总是拖泥带水的；但是，一个小姑娘突然吆喝着冒了出来：

“我是扎姬！我敢肯定你是加布里埃尔舅舅。”

“我就是。”加布里埃尔答道。随即他拉起当舅舅的腔调说：“对，我是你的舅舅。”

小姑娘蹦到了面前。加布里埃尔亲切地微笑着，抓着她的双臂，把她举到唇边。他拥抱着她，她也拥抱着他。他把她放到了地上。

“你身上难闻死了。”孩子说道。

“菲奥尔买的巴尔布兹香水。”大汉解释道。

“给我耳朵后面也搽一点嘛！”

“这是男士香水。”

“你满意了，”让娜·拉洛谢尔终于走上前来，“你那么想带她，好啦，她来了！”

“没问题。”加布里埃尔说道。

“我能相信你吗？你清楚，我不想让她被家族的人糟蹋了。”

“可是，妈妈，你清楚得很，上次你来得正是时候。”

“不管怎么说，”让娜·拉洛谢尔说道，“我不愿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你尽可以放心。”加布里埃尔说。

“好吧。后天七点钟的火车，我在这里等你们。”

“在进站口。”加布里埃尔说道。

“纳蒂尔里什进站口，”让娜·拉洛谢尔一边忙着一边说，“对啦，你老婆好吧？”

“谢谢你。你不来看看我们吗？”

“可能没有时间。”

“她有了情人就这样，”扎姬说道，“家都不要了。”

“亲爱的，再见。加比，再见！”

她走了。

扎姬评论道：

“她对他着迷啦！”

加布里埃尔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从扎姬手里提过了小箱子。

这时他才说：

“走吧！”

他撒开了两腿。路面上的东西，被他踢得向左右两边迸射出去。扎姬颠颠地跟在后面。

“舅舅！”她叫了起来，“我们坐地铁吗？”

“不。”

“怎么不？”

她站住了。加布里埃尔停了下来，他转过身，放下箱子，解释道：

“我说了不坐地铁。因为今天没法坐，闹罢工了。”

“闹罢工？”

“对呀，闹罢工。地铁——这个巴黎最棒的交通工具，正在地下睡觉，因为那些检票的都不干活了。”

“嗨！这些混蛋！”扎姬骂道，“嗨！这些坏蛋！对我来这么一手。”

“他们这样做不是针对你一个人的。”加布里埃尔很客观地说道。

“我才不管呢。再说，怎么就让我给碰上了呢？以前，我乘着地铁，有多高兴，有多快活。该死的！他妈的真倒霉！”

“好啦，算了算了。”加布里埃尔说道，言语之中不无康德式的托马斯主义。

继而他改变了话题：

“再说，我们得抓紧：夏尔等着呢。”

“噢！这个女人我知道，”扎姬烦躁地大喊，“我看过韦尔蒙将军的回忆录。”

“不是，不是，”加布里埃尔说，“夏尔是我们的朋友，他有一辆出租车。因为地铁罢工，我把出租车留下了。明白了吗？走吧！”

他用一只手重新提起箱子，另一只手拉着扎姬。

夏尔的确边等边看着一份周刊的专栏：《淌血的心》。他寻找着——，多少年来，他一直寻找着一位能够把他心中那朵度过了四十五个春秋的玫瑰赠送给她的对象。但是他总是觉得，这些无病呻吟的人和这份报纸上的一样，不是蠢得可怜、傻得可笑，便是背信弃义，阴险狡诈。他指望在残花败柳中寻找一朵鲜花，可是在那些受到最严重摧残的人中，他发现的只是凶狠的女人。

“姑娘，你好！”他一边认真地把报纸垫在屁股底下，一边头也不抬地对扎姬说。

“他的出租汽车真丑。”扎姬道。

“上车吧！”加布里埃尔说道，“别赶时髦了。”

“赶时髦个屁！”扎姬说。

“你这个小小外甥女真怪！”夏尔一边说，一边踩油门发动车子。

加布里埃尔用那只有力的大手，把扎姬轻轻地推上出租车的后座，然后坐在她的身旁。

扎姬立即提出了抗议。

“你压死我了！”她发疯似地尖叫道。

“这姑娘将来还了得！”夏尔简短而温和地说道。

他开动了车子。

车子驶出不远，加布里埃尔用优美的动作指着窗外的景色：

“啊！巴黎，”他用一种充满感染力的语调说道，“多美

的城市！快看，多么美丽。”

“我管它美不美呢！”扎姬说，“我要的，就是坐地铁。”

“地——铁——，”加布里埃尔拉长了声音说道，“地铁！！喏，在那儿！！！”

他用手指着天。

扎姬皱起了眉头，有点怀疑。

“地铁？”她重复道，“地铁，”她一脸不屑的神气，接着说，“地铁，应在地底下。地铁，绝不是天上！”

“这辆地铁，”加布里埃尔说，“是在天上。”

“那就不是地铁。”

“我给你解释，”加布里埃尔说，“有时候，它从地底下钻出来，接着又钻进去。”

“笑话。”

加布里埃尔无能为力了（动作）。为了改变话题，他又指着路上的一幢建筑说：

“瞧这儿！”他大叫道，“看哪！！先贤祠！！！”

“别听他的。”夏尔说道，但没有转身。

他把车开得很慢，好让姑娘满足一下好奇的心理，了解市场的情况。

“这难道不是先贤祠？”加布里埃尔问道。

话语中还带点捉弄人的味道。

“不！”夏尔大声地说，“不不不！这不是先贤祠。”

“那你说是什？”

那捉弄人的声调几乎变成了对对方的威胁，后者赶忙败下阵来。

“我不知道。”夏尔说。

“那儿，你瞧！”

“可是，那不是先贤祠。”

不管怎么说，夏尔还真有点顽固。

“我们去问过路的人。”加布里埃尔建议道。

“过路的人，”夏尔反对道，“都是笨蛋。”

“你说得太对了！”扎姬一本正经地说。

加布里埃尔不再坚持。他又高兴地发现了新的话题。

“嗨！这儿，”他惊喜地说，“这，这是……”

但他的话被他内兄的惊叫声打断了。

“我知道了，”夏尔喊叫着，“我们刚才看见的那玩意，当然不是先贤祠，是里昂车站。”

“也许吧，”加布里埃尔慢吞吞地说道，“但现在已经过去了，不说它了。而这，姑娘，你看，这建筑多漂亮，这就是残废军人院……”

“你昏了头，”夏尔说道，“它哪点像残废军人院。”

“好吧，”加布里埃尔说，“就算不是残废军人院，你告诉我们是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夏尔说，“但了不起是勒伊利兵营。”

“你们，”扎姬宽容地说，“你们俩都是小混蛋。”

“扎姬，”加布里埃尔摆出一副他所擅长的十分庄重的神情说，“如果你真的想去残废军人院和真正的拿破仑墓，

我可以带你去。”

“拿破仑个屁，”扎姬反对道，“这个戴着扁帽的傻瓜，我才不感兴趣呢！”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呢？”

扎姬没有回答。

“对啊，”夏尔非常友善地问道，“你对什么感兴趣呢？”

“地铁。”

加布里埃尔说：“唉！”夏尔只是沉默。接着加布里埃尔又开口说话，却又说了一个“唉！”

“这次罢工，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扎姬咬牙切齿地狠狠问道。

“我哪里知道？”加布里埃尔答道，“我又不是搞政治的。”

“这不是政治，”夏尔说，“这是为了面包。”

“先生，您呢？”扎姬问他，“您有时也罢工吗？”

“那当然，要提价，就得罢工。”

“我看，您的价格该降低一点，坐着您这辆像犁似的破车，只会让人倒胃口。您的车子该不是马恩河边捡来的吧？”

“我们快到了，”加布里埃尔调和似地说，“那不就是拐角上的香烟店吗？”

“哪个拐角？”夏尔讥讽地问道。

“我家门前那条路的拐角。”加布里埃尔老实地答道。

“那我告诉你，”夏尔说，“不是那个拐角。”

“怎么？”加布里埃尔说，“你敢说不是那个拐角？”

“啊，不！”扎姬喊道，“你们不要再闹了。”

“不，不是那个拐角。”夏尔对加布里埃尔答道。

“真是这样，”当车子驶过香烟店前时加布里埃尔说道，“这个店我从未进去过。”

“告诉我，舅舅，”扎姬问道，“你这么说傻话的时候，是故意的还不是故意的？”

“我的孩子，为了逗你嘛！”加布里埃尔答道。

“你别担心，”夏尔对扎姬说，“他不是故意的。”

“这骗不了我。”扎姬说。

“说真的，”夏尔说，“有时他是故意的，而有时又不是故意的。”

“说真的！”加布里埃尔提高了声调（动作），“就像你以为是真的那样，就像世界上真有人以为是真的那样。这一切（动作），这一切都是假的：先贤祠，残废军人院，勒伊利兵营，拐角上的香烟店，一切，对，一切都是假的。”

他接着有气无力地说：

“哎唷唷，真是够呛！”

“要不要停下来喝杯酒？”夏尔问。

“好主意。”

“去拉加弗酒家？”

“去圣·日尔曼·德普雷？”扎姬跳起来问。

“不，不，姑娘，”加布里埃尔说，“你想到哪儿去了？

那早就过时了。”

“你要是想说我不了解行情，”扎姬说道，“我可要告诉你：你是个老笨蛋！”

“你听见她说的话了吗？”加布里埃尔问。

“你要怎么样，”夏尔说，“这是新一代。”

“新一代，”扎姬说，“它对你……”

“行了，行了，”加布里埃尔说，“我们懂了。我们是不是去拐角的香烟店？”

“去真的拐角？”夏尔说。

“对，”加布里埃尔说，“完了，你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饭。”

“这不是早就说好了的吗？”

“是的。”

“那你？”

“我确认一下嘛！”

“既然说好了，还确认什么？”

“我是说，有时候你忘了，我提醒一下。”

“我没忘。”

“那么你就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饭。”

“啰唆什么啊；见鬼！”扎姬说，“我们还喝不喝了？”

加布里埃尔灵巧而熟练地出了出租车。大家围着人行道上的一张桌子坐好。女服务员心不在焉地走了过来。扎姬立刻报了她所要的东西。

“可口可乐。”她说道。

“没有。”服务员回答。

“怎么啦？”扎姬大声说，“真叫人难以相信。”她一脸的不高兴。

“我嘛，”夏尔说，“我要博若莱葡萄酒。”

“而我，”加布里埃尔说，“石榴奶茶。你呢？”他问扎姬。

“我已经说了：可口可乐。”

“她不是说没有吗？”

“我就要可口可乐。”

“你要了也是白要，”加布里埃尔耐着性子说道，“你知道没有。”

“为什么你们没有？”扎姬问服务员。

“这（动作）……”

“扎姬，来一杯柠檬啤酒吧，”加布里埃尔建议道，“你一点也不喜欢吗？”

“我不要其他饮料，就要可口可乐。”

大家都不响了。女服务员搔着大腿。

“隔壁有，”她终于想起来了，“意大利人开的店里有。”

“那么，”夏尔说，“博若莱葡萄酒该拿来了吧？”

她去拿酒。加布里埃尔一声不吭地站了起来。他飞快地出了门，随即拿着一瓶可口可乐回来，瓶口插着两根吸管。他把它放在扎姬的面前。

“姑娘，瞧！”他宽厚地说。

扎姬一句话不说，拿起瓶子，用吸管吸了起来。

“你看她，”加布里埃尔对他的同伴说，“这不难。孩子嘛，理解他们就行。”

第二章

“到家了，”加布里埃尔说。

扎姬审视着房间，并不想把印象告诉别人。

“怎么样？”加布里埃尔问道，“行吗？”

扎姬点了下头，似乎还有所保留。

“我嘛，”夏尔说，“我去找蒂朗多，我有件事要对他说明。”

“我知道，”加布里埃尔说。

“知道什么？”扎姬问。

夏尔走下了连着走廊和拉加弗酒家的五级楼梯，推开门，走到德军占领时期就打制的木柜台前。

“夏尔先生，你好！”玛多·珀蒂皮耶一边向他问好一边照应着顾客。

“玛多，你好！”夏尔答道，眼睛却没有看她。

“是她？”蒂朗多问道。

“完全正确。”夏尔回答。

“她比我想象的还要高。”

“怎么啦？”

“我不喜欢。我对加比说过，我不想给家里添什么麻烦。”